

螢

窻

異

草

螢窓異草二編卷二目錄

祝天翁

暢生

鏡中姬

程黑二

拾翠

小珍珠

屍變

黃灝

徐小三

花異

鬼書生

于成璧

螢窓異草二編卷二

長白浩歌子著

武林 隨園老人續評

關中 柳橋居士 重訂

祝天翁

渭南有鄉民祝姓失其名性樸訥以農爲業每遇耕穫輒祝曰
天盍佑我人遂謂之祝天翁暮年鰥居有一子亦學稼年已而
立猶未偶也父子粲然出作入息隣比多憐之或勸曰翁之髮
短矣爲兒納婦不有人饑彼南畝耶翁笑曰天佑我筋力尙健
俟子衰老伊婚未遲也聞者咸嗤其貪吝一日翁他出子獨力
作忽聞叢莽中有人笑曰丈夫之髭出矣猶未授室耶盍援我
予爲爾婦子驚顧迴野無人因復耕旋又聞聲語曰不援我將

螢窓異草二編

卷二祝天翁

一

繆此一世矣子頓悟前此某家有女未嫁而孕父母怒縊之草
葬于此大怖而奔歸至家猶惛然股肉戰戰弗寤及翁歸詰輟
耕故子以實告翁不信此曰汝惰農自安以妖異相誑耶驅之
使就廬舍不予之歸子在田中自計鬼若來此誠無地可避盍
納之少識裙下樂死亦無憾因不復懼假寐以俟向恐麾之不
去今且慮招之弗來候至宵深倦極思睡俄若有人小語曰我
來矣何寢耶子亟起視之星月皎潔女果艷粧如平生掩笑而
至子故熟識不再問名遽擁之就枕女本蕩婦子亦偉男遂相
得甚歡事訖子詢女曰若言爲我婦其信然乎女曰業已婦矣
何問焉子曰不然所謂婦者事吾親育吾子操吾家計良不止
爲一夕之歡女曰此亦非大難事妾爲父母所賤歿後厝之淺

土霜露沁骨灌莽纏骸更懼爲豺犬所措徒飽饑口君能徒妾
高阜且深理之當爲君鬼妻一切如命子疑其罔已詰曰鬼亦
能誕育如人耶女答曰能凡人暴卒者魂氣凝聚不卽散能施
能受妊娠如常此自然之理也病而後歿則不能矣子因笑曰
然則汝之所懷者亦將臨蓐矣女赧顏久之始曰君毋誚妾疇
昔良有此事但胎隨人死且在屍中今之許君者魂也子信其
言益深眷戀直至村鷄群唱女乃辭去子歸不敢告父夜則荷
畚鍤而往俟候良久人跡渺然徑詣女子葬處且祝曰若無悞
我甫啓尺壤卽得女屍月下諦視面色如生猶未朽子乃極力
負之於岡爲深坎而瘞之插柳其上記認而歸比至廬居女早
曼立相待見子喜曰君信人也掩骼之德百身莫酬矣子曰盍

先犒子因挽之歡會謀及長策女曰阿翁凡事皆諉之於天君
卽以此給之隨所見皆曰天佑翁必不疑翁不疑則人亦可以
無疑從此饗殮嗣續妾請任之但不克顯然并白并代君乳哺
耳子欣然從其計女復別去無何而翁來語子令返言偷兒欺
子耄老將踰牆汝仍歸宿我處於此蓋翁心多疑非實有是事
也子心竊喜遂復歸女果夜至命之寢則曰婦職宜先盡也遂
爲子縫紉夜分始寐鷄未鳴卽起操箕箒躬炊煮約足一日之
需乃皇然去翁歸就食見其整潔異平時甚訝之疑子所爲都
又不類躊躇問子乃笑曰父勿言此天佑也兒歸物已具亦莫
解其由旣而思之非天意而何翁果釋然嗣是遂以爲常而不
之怪後數旬女雖不盡見亦不歸恒就暗室爲子操家計飲食

以時備具無煩預辦矣子詢之答曰得君陽氣晝亦可居但畏見人耳及秋農忙父子偕作女雖不親饁子至即貯筐筥與之一菽一水極其苾芬村中有室家者反媿之翁信爲天佑不之詢每欲以此矜人子恒止之乃不言女又囑子私爲市綿暇則紡績爲禦寒計衣之汚者澣之敝者新之未及飛霜絮衣咸備進之翁給以天佑弗問也唯隣比稍稍疑之而父子惇謹亦不敢妄爲臆度期年女誕一男寘諸空室子奔告翁曰有一襁褓物不識所從來今在予室中矣翁亟歸視門戶悉扃呱呱者果在榻上驗之貌類其子乃笑曰此天慮我無嗣而錫汝以靈馨也卽覓有乳者字之坦然無疑然自此隣比之惑益起默相伺察祝子所居之室晝則有機杼聲夜則有刀尺聲食則有烹飪

聲寢則有歡笑聲將不詰其父而詰其子衆猶未發女已知之
謂子曰妾與君子緣盡於此乎子驚詰其故泣言曰妾以生前
不淑爲天所怒雖投繯未足以蔽辜上帝以阿翁淳朴事皆聽
之彼蒼而君又命中無偶故假手於妾以延此一脈妾亦得藉
以懺罪今既似續有人是妾之事畢卽君埋骨之德亦報矣行
將往生他處何必戀戀枕席駭人耳目哉言訖欲行挽留之終
不肯止且囑曰翁享兒婦之奉祇宜有此一年速備後事恐卒
然不可爲諱乃去不復來及隣比詰查祝子徑以情告衆殊未
信跡之實然唯翁反以爲妄愀然謂衆曰鬼敢貪天之功以爲
己力耶人咸笑之明年翁果卒子服闋欲婚忽病痿遂以疾廢
祇女所生者承其祀而椒聊蕃衍不數傳竟成巨族矣

外史氏曰女子來蓋爲翁非爲子也觀其敬修婦職翁乃又得享人子之奉不然拮据一生有子無婦猶之乎乏嗣矣曾能含笑於泉下哉事皆諉之上天已得多少便宜處而天仍報之以此善善從長天乎又何異於聖耶

隨園老人曰一片空花仍踏實地南華有誕而無其真是誠經營慘淡而成者

暢生

暢生名正字無畏秦之三原人初爲黃冠後乃棄而歸儒能文章獨參理解嘗謂老氏五千言人猶索悟豈尼山之道反不若西度函關者耶以故所爲制藝頗能發揮聖賢義蘊而詞藻則有未逮其人事母孝家僅溫飽每食必具甘旨承顏順志奉養

有方年三旬母卒哀毀過度竟成骨立未幾亦死乃生質不知
爲死魂輕若絮飄飄然御風以行歛見白光亘天地盤旋無定
生逐之瞬息數百里光忽頓斂卽得一山其高幾千萬仞嵯峨
怪狀無路可登且陰靈籠罩躋無天日生自念我何以至此將
毋世之所謂陰山者歟因悟其死不禁大慟忽憶母在冥途藉
此定省計亦良得遂轉悲爲喜因循麓而前覓路登躋方將攀
援而上遙聞金石絲竹之音若樹雲璈若鼓錦瑟聆之聲在半
天俄有羽葆一簇來自絕頂五色陸離儼如阿閣之鳳覽德輝
而下倏忽已達平地及近視之則幼童數十人年皆六七齡絕
無衣袴唯着錦肚兜下繫竹馬其肌肥白如玉各執樂具持幡
幢跳舞而至生方錯愕旣已來前以四輪蒲車延生上坐生勉

從之而笙樂大作諸童夾持上昇早已飛越險阻矣無何卽至
一處瑤宮璇室雲霞蔚然其門高大而軒廠金漚浮戶玉獸當
堦榜曰九天衡文之署生將下車童子止之竟蜂擁以入歷門
數重甫達廳事早有紫衣貫官約十餘趨前迎迓扶策而下一
官捧黃絹狀若誥勅南面立讀生始俯伏聽宣則非天帝玉音
實西王母之詔也文約數百言不克記憶其意則以瑤池諸侍
者各晉仙階法宜更換茲於人僊鬼狐中遴選數百人以供職
役而從前女侍率皆文浮於行致以風流香艷爲世譏評今故
力挽其流不用玉樓諸修文典司考務以生學正行優特加徵
聘并勉其留意採拔云云生乃稽首而謝諸官進冠服貂蟬豸
繡赤舄朱衣儼有欽命氣象旋列綺筵天廚供饌諸人皆側立

惟捧勅者主席相陪詢其官閥則清華上卿鄭康成酒數行旋
卽撤去生覺微醺而氣骨堅凝精神爽朗與在生時無異心竊
喜須臾衆官稟白天符不可久羈且君陽錄未終仍宜旋返闕
中已鎖院矣請卽命題生以故事諮鄭鄭以詩對生曰近體律
絕多近浮薄乃擬題曹娥祠過露筋廟令作五七言古各一首
題下數刻諸卷皆集生一一披閱共取十人鄭少之又益以十
五人其餘皆落第及唱名其一爲吳靜婉本中州士人女守貞
而歿今年祇二十呂純陽憫之荐以爲西王母侍兒者也其過
露筋廟詩有肌膚可糜心不靡海枯石爛天爲泣之句生取以
冠軍外此則王曇影宋修華皆人仙之翹楚者天狐有二亦俱
積行數千年不墮色界鄭因爲生慶得人榜甫發鄭卽齋卷赴

西池旋有蟒玉女官馳馬偕來宣王母口勅曰師生分定見固無妨諸媛先謁門墻然後赴闕生辭謝不獲已而香風拂拂彩袂翩翩靜婉率衆美俱入天樂鏘鳴羅拜堂下生視之玉筍一斑遠勝狄門桃李肅然卽退女官又傳王母命酌生以文星一枚書香成束且告之曰此係無形清貴非比人間玉帛可以承筐是將者君得享此子孫翰墨綿綿與世不絕矣生再拜祇受鄭亦稱賀試事畢竣仍命竹馬兒童送生回陽生念母亟叩之女官答曰尊堂在世無大過且有善行昨已往生富貴家無相憶也生乃掩淚更衣登御出署都不由舊徑俄頃已達里門生悅諸兒秀美時尚無子思以得之爲嗣乃以手挽扶輪兒堅不肯放兒大啼生亦霍然恍如夢寤蓋死已一朝夕矣家人因時

日不吉未過就殮見生起作大蹶而奔生力止之語以故衆始欣然生三日而杖五日而趨不旬日而全愈且能知隔堵事兼升丈餘之屋皆前所弗能者人始信其遇仙但生以儒道自閑不甚矜異忽一夕乘月小步聞空中嬌音語曰夫子別來安否生知爲鏡網明珠仰詢之倏然下止則雲駟二乘各坐仙媛一卽吳靜婉其不甚稔者自通姓氏則宋修華也舉藥輿亭亭而拜生大喜延之庭上命坐與談靜婉致諸姬意以金丹雪藕數十品拜獻其師生不受曰陸氏之莊誠不宜荒但此非塵世物有而匿之是自私也出以示人惑衆滋甚決非吾儒所宜爲無敢祇領無已日前公宴所飲仙漿并製卷佳紙覓得見賜叨惠良多修華笑曰師言誠細事行將奉上語未絕卽有青鳥一雙

翔集砌下一負明酒一束錦囊啓視之其酒紺碧色溶溶如春
水細玩其色淡紅若新花膩不著指因詢二妹以所製靜婉對
曰酒卽瑤池玉液不須醞釀而成紙則十丈蓮花擣而製之者
也兩人又請見生妻生初不許再四固請乃呼之出見俱以師
弟禮拜謁靜婉以金步搖修華以玉條脫敬以執贄生亦令妻
却之咸嘖嘖歎服其清德晤語良久始辭歸仍駕其車冉冉升
空而去初生妻瞥見二美宮粧如畫圖駭懼不知所出及知是
藥籠中物乃始謂生曰君有此高弟無難立致仙班卽不屑亦
可望作富家翁何爲盡辭所餽得毋近於涇涇生笑曰子媿刑
於此固非卿輩所知因并戒以勿洩自是二女不再來然生家
凡有所需生妻一動念翌日卽於粧次得之金帛珠繡如數而

子資用因以小阜蓋二女知師之介不欲顯致之也閱兩年生
舉一子宛肖所挽之兒諸姬咸來稱賀無弗至者皆以文翰爲
儀生始笑納而金錢洗兒幾以萬計則固不及知也兒長絕慧
十齡卽通五經人以知文星輝映書香綿延固方與未艾乎

外史氏曰人世主司端藉天上不謂天上藻鑑有時亦取諸
人間也蓋其孝足動天學足型世原與玉清諸仙卿無異因
而修文院濟濟多士翻覺頭腦冬烘矣惟是材衡玉尺旣崇
實而黜華忽焉花鎖棘闈不揀金而拾翠朱衣有眼薑雙成
窳落孫山彤管無靈李易安終居康了載賡柏舟之句婺耀
龍頭羣染柳汁之衣仙接鳳翅宜乎傳來衣鉢不在藥珠宮
中一經品題感倍芙蓉鏡下已至于理學文藝久矣殊途其

能以風雲月霧之篇竟以闡道德仁義之蘊者正寥寥不堪
數計也

鏡中姬

俞遜字抑之淮上人也贅于瓜步巨家妻沈氏美姿容善塗澤
頗有獨擅一代之想自贅俞琴瑟綦調從無脫輻事姻婭中家
室失宜者多稱羨之岳家故甚富舊藏一古鏡云是唐宋時物
不輕以示人俞欲見焉索之妻數數不能得心恒歉然一夜有
盜入岳家所竊無多而此鏡並失家人以爲異竊意偷兒爲知
其實者洩旬俞行市上見貨鏡老翁持一鑑體製絕古不似近
今所鑄詢其值祇二楮遂易之以歸攜入室中妻適對鏡整粧
乃戲以投之曰若家一廢銅視爲希世珍不令人少照容異今

鬻于市價止百錢絕無有過而問者予且袖之來矣蓋俞故未
視此鏡因給之云云乃沈一見卽驚曰是吾鏡也君果何由得
之俞亦愕然始以實告沈持鏡自照忽大駭叱曰若何人鏡亦
朗然曰若何人徐曰予爲郎君姬宜叅正室不然醋娘子詎能
容言訖沈忽擲鏡自仆曰嚇殺子鏡亦曰撲殺子矣俞大驚取
視之鏡中立一美人脩眉廣頤艷麗獨絕以視妻不啻逕庭之
別因詰其由鏡曰予五代時朱全忠之寵姬也全忠爲後唐所
滅予遂歿于亂軍後遇仙師以予血鑄鏡魂乃附焉今又數百
年矣聞郎君古雅願脩妾勝之數俞曰毋乃爲禍乎鏡曰不敢
爲禍祇以供君把玩且不與人爭枕席歡無須多慮俞乃喜叩
其所能曰少習歌于是立鏡于榻側夫婦並坐聽之其聲嬌細

而簾簾可動梁塵且其曲亦工雅不羣遂相對樂甚已而鏡中之影自解其衣體潔曰如玉先裸而後舞折腰曲腕猷眉呈身觀此旖旎之態夫婦皆情不能禁竟下帷歡好置此鏡于弗顧矣自此習以爲常不數日而兪病勢且危殆岳知之亟索此鏡叱女曰曩者不與兒輩見正爲此中有妖異禍人者屢矣予以祖遺不忍碎之豈堪朝夕摩弄耶因寘之鐵櫃中加緘封焉延醫視兪半歲始痊後岳卒竟失鏡之所在

外史氏曰此鏡可與畫屏美人並傳殆妖物也然助他人之歡不逞己之慾竟以此見譏繫獨何哉且安知非陰附閨軀故夫婿不禁其蕩耶若無鏡在奚爲燕婉之好未至十日而失形博物者必深知之

程黑二

國初遼東有無賴子其名曰程黑二勇力絕倫趨捷善躍嘗升百尺竿上疾若猿猱然藉此而爲盜罕有能禦之者里中素封不堪其擾因嚴爲之備黑二聞而自計曰子藉此爲業聚輒散去所存無幾且年近三旬妻子俱無此生半爲虛擲今又見防于人何能鬱鬱復居此于是罄其所有分俵于所識窮乏一竿一囊蕭然遠引瀕行向諸富家辭曰向之竊者皆我也今將他往不再擾君清睡矣幸毋以子爲念遂發人旣異之且喜其遠去可以高枕無虞咸置酒相慶黑二倉卒出門罔知所適竊思京師富庶且廣大可以藏身遂由東而西道途有斧皆取給于竿無少乏一日行及山谷野曠無人日已暝無所栖止黑二素

習宵行亦漠不爲意跋履夜半忽見谷中有高第頗宏壯有似
巨冢因自語曰沿途類丐殊亦不堪胡不借潤道旁以壯行色
乃揭竿疾趨至則鳥革翬飛屋以百計較之故鄉之富者猶過
之益大喜倚竿于垣攀援而上窺之燈火半明猶有未寢者此
則其宅後也黑二見無行人方踰越又因路不能稔伏暗中靜
伺良久歎聞有人低語曰參橫斗轉銀漢將斜夜深矣那人多
弗來又二人曰果爾則爾姑真僥倖但恐不免耳語畢而笑及
近覘之則二小鬟出自夾街吃吃而去黑二知有側門跡之果
得其處因潛啓雙扉入則花氣襲鼻竹聲聒耳恍惚似有佳境
中屋三楹繡簾半揭燭光直射于堦除心怯無敢前仍伏于墻
角須臾有人如好女出自房中倚欄而歎曰可人期不至專結

惡姻緣已而低曰今夕倘再來予弗能生矣言訖以袂掩面狀若淒楚不勝者黑二莫解其指亦不甚關心俄有物疾如飛鳥自簷而下及地頓化爲人狀貌雄偉怪音如鴟笑而謂女曰勿作望夫石子已賁然來思矣遽擁之入室女似畏縮不前其人徑推背以入戶遂闔黑二知爲妖將窮其異悄卽窓下聆之聞其人笑曰汝勿怖今宵固王良造父駕輕車而就熟路也又聞女曰藁門湫隘究不足以容車可奈何其人又曰姑嘗試之汝固強而後可者未幾聞女作呻楚聲曰妾已不堪願留其半其人悲曰前夕已令人不滿今仍作態耶女似哀懇再四無何嬌啼惻惻慘不可聞黑二義激於中頓忘己身實盜大呼曰何物忤奴苦人閨媛當以老拳斃之語未及終旋聞室中驚詫曰其

聲甚勇予不敢當盍去諸黑二方排闥物已拔關欲奔擊之中目憂然長鳴視之脩耳偉軀宛然一衛早趨屋而逝黑二踴躍從之倏不見仍復緣棟而下則女已整衣迎候矣值前謝曰弱質蕙蕤突遭強暴非君則命盡于今夕將何以酬黑二始悟已爲梁上人卽亦無懼色徑從女入閨燈下視之花貌幽妍丰姿妖冶實爲目所未覩而餘淚盈眶啼痕界粉固甚可憐人也因詰其見辱之由倦而不答徐曰此誠夙孽愧不可言黑二笑曰阻子歡會得毋怨我鹵莽雖然免子于厄子亦不能不望報女覩然曰殘柳良不足攀然果不見鄙棄亦願藉此以酬高厚黑二又笑曰子故不較此但恐吾子曾經滄海難爲水耳于是挽以歡好女始告黑二曰君勿見疑家皆狐也妾小字勝蘭隨父

母居此谷中將近百年茲有長鳴侯者驢也見妾美強委禽焉
父母懾其威勉從之甫一夕妾已狼狽矣今蒙君救恩戴二天
儻不見憎異類願侍終身黑二故饒贍力且喜得美婦殊無所
懼惟詰曰狐獨畏灑橋所跨者耶答曰不然此聶隱娘之黑衛
非邯鄲道上者比也其主爲劍仙能百步取人首級我輩尤畏
之故不敢與之抗黑二駭曰若然則我亦甚危女曰無慮也君
前生卽空空兒與聶師同列劍仙斷不加害不然怪亦絕有力
使非有所震驚何至聞聲遁哉枕畔喁喁已達旦女先起往
白其父母有頃男婦羅拜盈屋遂爲黑二易新衣張樂治筵歡
然合昏女知黑二爲穿窬勸使改業入武食餉常乘一騎回岳
家獨往獨來人莫能測踰年女生一子長面如驢黑二欲刃之

女不忍力勸乃止黑二後以軍功擢把總以酒罷官遂返谷中
不出

外史氏曰孤性之淫非此獸中之嫪毒不足以破之惜乎黔
驢無技又爲黑二所奪向使長鳴侯得志彼天下之被狐蠱
者亦當舉酒稱慶如黑二去鄉時矣奈何一喝披靡令勝蘭
得增快意耶

拾翠

上元湯汝亨今時之柳七也工于詞亦善詩賦獨至于文則猝
不能辦當風簷寸晷中猶時構小令泊乎納卷滿紙餽釘絕無
一語可取以故年屆三旬青衿猶未上體日逐逐于童子試恬
不爲憂同人咸惜之然其詞名噪乎左右雖婦人小子莫不挹

其餘芬似亦人生得意事丙寅歲小試又北兼亡其雌獨居無
聊乃赴丹徒某公召流連多日遂入籍而仍前不售士林益媿
笑之落拓之後其詞愈工曾有剪刀臨江仙曰買自并州光似
雪殷勤玉手擎將絲絲縷縷吐吞忙燈前輕放處尺寸費思量
慢道春風如汝快秋來伴盡宵長銀缸裏燕低翔裁成猶有
待古塞莫飛霜由是丹徒之士女又復贈炙子口傳誦不休一
日郊游過邑紳孫姓負郭巨家也以某公故頗盡地主儀盤桓
至暮而後去孫有笄女貌絕美尤嗜詞偶得湯集諷詠弗衰時
置一帙于几僅凡有所吟悉和湯韻雖切依劉之念而才稔爲
何許人女有貼身婢拾翠其名貌亦與女相伯仲是日窺客得
識湯見其風神秀逸雖中歲而美擬羊車因陰以語女女遂思

慕不置竟以此致疾女父母探知其意俱嗤曰湯生老大無成將以曲子名家者何足以當雀屏之選亟爲之議婚于豪家而給諸婢使報女曰郎卽卷中人也翠識女心果以湯告女病尋瘳旣而知其非是翠乃自咎曰予悞阿姑事阿姑其謂我何予必遂其志而後無憾翠有外家居城中其舅爲邑諸生因翠父醫女作婢斥絕之音聞不通然翠猶能識其處遂竊女詞一卷中夜潛出奔外家月昏路暗跋躑而前寸趾爲之盡裂至邑門猶未闢匿跡叢莽中間宵露沾濡弗恤也門啓而入物色至舅家適姥倚閭待菜饋翠乃哭拜于地僞言主人狂蕩狀將以予爲小妻不從則撻楚予恐貽外家羞故急而投姥言已涕泗交下悲不自勝姥故憐翠撫慰之煦煦焉亦流涕不止攜之入謂曰

若父直畜產耳累吾家一塊肉狼狽至此夫復何言有頃舅亦
自外來翠起拜謁舅詰之得其故乃奮然曰汝值祇十五緡耳
予雖單寒貨田二畝可以之畢事奚忍以姊之遺體爲人畫屏
姬翠復泣謝舅乃與媵謀暫貸于人如其數浼孫之近族往贖
券契且明告曰紳與衿等耳辱吾甥猶辱吾也如不與勢必涉
訟乃已某諾而往時孫氏失翠聞其舅在官墻深以爲慮及某
至言之始知翠在外家乃大喜慨然與之無吝詞然在孫女已
如失左右手矣翠居媵室易侍兒粧爲貧家處子媵與舅爲擇
所適翠私謂媵曰兒命薄不足以當金夫聞有湯某者本上元
人貧而鰥年僅而立或可婚媵以翠言語舅舅亦薄湯而姑難
其詞翠乃以一卷授舅曰持此謁湯事必有濟舅未及覽置齋

中而他往甫出遭湯於館二人故熟識因拉之歸而翠適在書
室見客至如嬌鳥驚弓翩然而逝亦未暇審其爲湯也舅揖湯
就坐入而呼茶湯見案頭集取而翻閱開卷則行香子一闋恍
若爲已作者詞曰窗外風清窓裏煙清一爐香暫且消停閒凭
玉案懶閱金經看蘇家髯辛家幼柳家卿掩卷思生展卷春生
箇中人忒煞關情吳頭楚尾徒仰芳名待坐君牀捧君硯與君
廣湯吟哦良久手不停披見集中譽已者什之三和已者又什
之五其他蓋寥寥焉乃拍案狂呼曰女鍾期願在此耶因而目
不瞬腕不輟口無停聲茗旣至而客誦如故舅遂戲撲其肩曰
得意哉吾兄也楊始驚顧而起謂舅曰僕生三十年文字之知
固無一二而巴人下里和者爲多然未有相愛若此者願得作

者香名庶他日可報知己舅取一覽卽擲去曰此閨中斷繡耳
兄何辱問湯不平其言忿然曰勿論其情卽此詞與僕齊驅當
亦香奩之少游矣兄何大言欺人舅見湯意垂涎乃坐而告之
曰小甥女初學拈毫妄有此作弟已屢詢之兄爲大巫胡揄揚
至此湯聞驚喜曰吾兄宅相得人惜乎女也若得門楣如我輩
不依然魏家之舒哉語蓋亟於自荐舅默然徐曰卽令雄飛亦
不過與君相埒且小女子年纔二八對客猶慙跳未可以任人
井白語蓋誚湯而陽拒之言已間以他說不再齒及湯知所見
卽其人心益動搖不克自主遂託故辭去翌日徑浼所契向舅
求纒膠舅本不欲而慮拂翠意唯謝曰甥女出身寒賤恐異時
有棄捐之羞弗敢諾湯又倩某公言之婚乃諧閱兩月湯卽納

采親迎既卜吉矣翠忽謂姥曰舊主人固可不使知但阿姑素厚我聞渠亦將於歸盍往視之姥以語舅舅不許姥爭之力始與姥偕往時女以聘非所願抑鬱弗舒疾復作輾轉床蓐間蓋恒有淚痕焉豪家亦既下聘擇日竟與湯暗同翠至聞其期心甚喜入謁主媪以舅故甚蒙優禮及入閨闈女見翠低鬟蹙黛嬌嗔者久之甫曰若舍我而去何復來耶翠謝過女遂姥坐因詰翠近日何作姥代答曰近將事人針黹亦大忙女問婿家阿誰姥笑曰曲子湯相公何堪垂問耶女艷然粉容頓異向壁臥不復言又許時姥將攜翠歸翠曰兒與阿姑尚未通片言宜少留俟吉期姥來相迎不已得綢繆旬日乎姥許之竟先返翠至晚夕請女屏人相與語翠曰姑亦知翠之來意否女愀然翠乃

歎曰翠因阿姑此心碎矣向側聞阿姑言李易安朱淑真事每爲之泣然竊意姑非沒字碑可以隨俗俛仰者因見姑慕湯某亟爲慫恿其成不意主人竟許豪家豪故胸無滴墨者也姑與爲偶保不爲二古人之續乎今來敬獻良策願姑一言而決女聞翠言意甚聳動亟詢之翠曰湯之落魄與年齒之長姑所知也翠今與之締姻實維阿姑故姑若思踐前言以圖兩美之合翠願以此姻讓姑倘辭長就少辭嗇就豐翠請明日返自往事之惟姑裁處翠無贅言女至此頓解翠意不勝感激無復躊躇毅然曰若以好事讓予適如我願雖然其如豪家何翠不答女亦會意知其以彼易此也但爲己所樂坦然不疑惟詰曰相易固大佳然計安出翠耳語數四女乃喜動顏色由是日處閨中

彼仿此之態度此摹彼之聲音不數日合同而化習見者亦猝不能辨人固莫測其意女疾旣愈闔室歡然浹旬姥來迎翠女給之曰翠侍我有年近將嫁衣飾不可後於人我已代製尙未竣工統俟佳期媿薄暮來則人與物皆可將去姥素近小利喜而諾竟復歸舅雖怪之究無如姥何至日女與翠故晏起食餘盡逐婢嫗坐一小閣中相對整粧務極華麗均以垂珠遮嬌面衣無異彩履少殊紅非迫視罕能識別日過晡始闢具戶而姥早蹣跚而來入閨卽語曰老嫗無知爲若舅嘔死矣盍亟行翠命女立而已坐且肖女聲謂姥曰痴老姥亦大匆忙誰悞若家小娘子事耶因顧女曰翠可從姥去他日相思不妨往視予乃指一巨箱示姥曰以此贈若甥慎勿憎其薄姥稱謝翠命婢舁

之同姥由女亦尾之行絕不迴顧亦不再入辭主媪姥故以肩
輿來乘之遂往人皆訝其恣然翠旣遣女仍闔戶兀坐不見一
人未幾而城市夕嚴色門早閉豪家亦居城外距孫祇一水地
故亦及昏始行禮吉時將屆女父母雙來欵戶翠料魚鱸已下
往者莫追始欣然啓入女父母把袂話別頓覺有異乃駭然蓋
前此經理奩具舉家若狂婢嫗忽忽亦未暇留意且女性執拗
父母恒聽其自然故閉戶獨居人無敢擾及夫燈前覲面結悅
施衿則履鼎無能盡掩而春光洩矣女父大恚厲聲責問翠從
容而言情詞慷慨且云自知有罪待死于茲請卽畢命主前以
報姑之大德語竟出袖中短刃卽欲自剄女父母皆懼亟止之
曰若勿爾爾待予熟籌正言聞而豪家人已至簫鼓喧闐門庭

若市孫因與妻謀徑以翠代女嫁以結此局是無女而有女也
乃慰翠曰賤妮子舍甘就苦予不復齒卽以若爲吾女往適其
家慎毋忘我老夫婦則幸矣言之凄然翠亦垂淚而謝孫嚴飭
婢媪并所親亦不與聞翠竟拜別女父母頂巾登輿豪子御輪
奠雁迎娶以歸卒無人知其僞婚翠額旣姝麗性又幽嫻夫婿
姑嫜罔不親愛孫亦隱忍無言待之如己出女至翠家彩輿早
迎門而俟舅不及辨促使登車旣至婿門牽紅巾入湯故一面
之識莫判其孰珠孰玉至夜定情各有新詞益恨相得之晚晨
起對操不律倡和弗輟女益自慶得所天亦不以父母爲念三
朝舅來視甥女羞縮不出湯強之及至晤面若不相識舅駭曰
此非吾家阿翠而誰也湯亦驚女遂陳翠意二人皆歎異舅歸

使訪諸孫家始知翠亦嫁去乃皆秘其事無敢宣然翠慮湯貧女或不安于室託以舊婢使人餽以金帛且覘之婢媪還報曰湯娘子與官人如一對小書生共案伊唔了無倦色案頭積楮盈指互以彩毫揮之揮已復哦相對大笑貧固非其所慮也翠知女意心始安明年湯攜女歸里遭際制台高公爲構昇平樂府十種以備大駕南巡公酬以千金且言于學使者荐之入泮女家旣裕而翠家中衰予以淫賭蕩其產患癆瘵而死翠無所出復歸于孫孫夫妻念女綦切乃以翠爲介紹始與女唔女因言于湯娶翠列于副室以酬其作合之美女生子數人翠生子一人湯先卒女與翠猶在吾友邵次彭爲作湯太母合傳行于世

外史氏曰斯事有三奇湯不以芹桂爲念而獨嗜夫殘月曉
風甘爲士林非笑一奇也女不以華騰易心而願適夫藁門
圭竇甘爲父母棄捐二奇也翠以女之心爲心遂以女之才
爲才中宵逃竄大費苦衷銜玉求沽備極譎智始亦不冀其
成卒乃適如所願寧武子之保衛君何以異此是三奇也雖
然以恆情論之則必謂女爲翠賣矣何也已處豐盈而使人
甘淡泊玉成人事者顧如是乎及觀女與湯相得之樂又能
不爽然自失耶

小珍珠

杭有蘇李二生皆納北監入都應取以其科名較易也抵京則
槐黃已迫遂僦屋於棘闈左側以爲入場地不再謀居然京師

之俗每當計偕之年其邇於貢院者不第房值昂貴非近十纏不得質而物價亦甚騰涌二生試後計去揭曉猶遠且不勝其繁費遂議他徙以候捷音浙僧某駐錫都門其鄉人也因托以覓寓僧曰東城外負郭三里許有白石精舍者清淨地也二君欲之吾當先容二生欣然卽以之相浼僧往返祇半日而二生之裝可束矣相偕以往至則松花滿徑竹影半窓誠屬祇園雅境因擇東廡一室居之僧將告歸耳語曰地近荒僻勿出游戒之戒之言訖別去二生方幸得地足快登臨僧言甚拂其意口雖諾而心實不然次日食後隨喜本寺畢卽詢之諸僧求所以騁目處皆默然惟一齒稚者答曰距此里餘地名留雲觀頗可游盍往乎他僧皆怒之以目似怪其云云二生亦莫解其意午

後便備幼僧導往一觀主僧知之奔語其徒曰汝勿引相公後
邊去性命可憂也一生駭然以問幼僧則笑而不答仍引之行
轉折茂林中許時始至其處垣墉盡圯荆棘叢雜有三楹略似
門戶視之舊額猶在蓋卽向之所云幼僧導之入其中古木半
仆如怒龍夭矯草際草深二尺許幾無人徑撫之前進及階而
瞻仰正殿五楹金碧剝蝕門窓傾欹虛靜無人神像率孱惡可
畏然已面目黧黑無從識荆二生流覽一周啞然失笑曰此卽
師言可游者耶何不逮所聞耶幼僧赧然曰佳境不在此然吾
師有言不敢私引二君入二生又笑曰入亦未必果佳第若師
不在何妨使予得窺全豹幼僧欲實其言因從之由殿後不過
數武卽得一門僧以手啓其扉豁然別有天地草妍木茂亭台

掩映遙聞水聲潑潑似有池沼二生喜舉趾欲前幼僧遽止之
曰只此遠觀已足領暑深人則禍作矣二生嗤其妄方將移步
俄聞亭中有人語音如怪鴟驚詫曰誰家痴郎子私窺人園意
欲作穿齋盜耶諦聽之頗似壯婦乃大怖幼僧亟曳之曰行行
狐夫人惡作矣不可留也二生皆有懼色亟反身循其故道倉
皇而返於路詢之幼僧答曰此某貴人廢園也爲妖所據封閉
不開然遇狐夫人不在猶可游覽今值之則弗能矣二生驚愕
久之及歸寓主僧問往後園否皆隱諱不敢言至夜二生就主
僧間叙漏下二鼓始散歸行及廡下月色盈窓遂不復索火入
室解衣登榻就寢主僧突如其來隔牖詢曰二君晝游倘有所
聞可亟言勿自悞二生仍堅諱曰無僧乃去二生枕上共哂曰

此髡何胆怯乃爾世卽有妖魅敢傍我蟾宮客耶竟熟寐一夢
初回蘇先寤覺懷中温煖髣髴有膩人疑爲李生而素不諧謔
試以手捫之肌滑不可著指乃大驚張目審視則二旬少婦旣
已衾中同夢矣因撼之醒致詰焉婦唯曰敝來荐枕何問耶蘇
已久曠莫能致詳須臾衾枕鳴動好事已成雖臥榻有人弗及
知歡好有頃昏然沉睡夢中聞李呼聲大詫奇事及醒則抱中
琵琶早不知其安往因詢李驚怪之由李曰子夢初覺枕畔聞
鬢雲香氣似有婦人共臥視之果然子心微動旣而思功名事
重且女亦不解其何自而來爰正心以郤之渠乃軟款糾纏百
計求合予正漠然不顧忽窗隙間巨目如燈直射室內呼曰小
珍珠不可瀾正人盍歸乎來其聲卽畫之所聞者予甚恐厲聲

呼兄而兩俱不見蘇聞李言太息曰子殆將死乎不能正心如兄已爲此妖所惑可奈何因緬述其事泣數行下李姑寬解之仍復就枕及明李起盥濯喚蘇不應迫視之眉垂目閉已溘然長逝矣李惶悚急呼主僧僧至見蘇暴卒頓足曰不早言禍果及矣然存其一猶幸也李請其故僧曰二君所遊廢園中有妖曰狐夫人實非狐也以其能役狐故以是稱之狐有小珍珠小珊瑚等名恒能魅人遇之從無生者聞其攝人精血供養狐夫人狐夫人因爲之物色若遇少年登眺不遘狐夫人則可以生偶爾相遭弗可活也李遂悉陳客夕事僧曰君心正當有後福然早與子言置經一卷於室中則蘇君亦可以無死因共相慨息李市觀險友卽日徙居南城是歲竟以俊秀領鄉薦明年攜

蘇軾歸浙鄉人多歎惋不置云

外氏史曰邪不干正古語信然况儒者緊要關頭尤在於正
心一語心既正則三藏靈文且可不用何妖之有乎苟或不
然衾中之溫奘既已氣絕於鴻溝枕畔之香雲難免魂銷於
鳥道泉路有良朋桂榜失吉士矣一死一生讀書養氣之功
其淺深於此可見

屍變

涿郡有陰陽家善妖術凡里中素封有死者必重幣邀致之肆
筵相款乃可晏安否則禍作矣某村一富翁有二子皆入武庠
翁以老病卒戚族皆言某有異術務得渠來乃可殮蓋藉以免
禍非僅爲送死也二子亦聞其人心怵之果以幣往某適構一

宅不欲出諸己稔知翁家巨富將令代爲落成見其幣以爲薄揮去之翁子又加幣親往某猶少之且哂曰若非市井備可以嗚嗚了事者必欲子往非百金不可翁子素負氣遂反脣曰若勿太作意死生亦有命在若能魘我全家歿耶乃悻悻而返戚族咸以爲憂且覓術者通邑無一人敢應其召而事不可復挽聞某與某契因澆之一行願如其數某聞而笑曰渠恃富家耶尙氣過歸今復求我耶予觀翁死之時日今夕子亥之交當有屍變故索渠重酬爲渠鎮伏旣區區者而不予畀欲我往非三百金我亦不屑言已遂揖某出曰傳語諸郎君性命非若草菅也某歸述其言衆益憂屍在床榻且將腐有觀不得殮子心憂楚不得已而仍譏加幣情某再往忽衆中一人忿然曰如此貪

鑿情實不甘子荐一人或可以藏事衆詢之則其人亦業堪興術甚奇但爲某所掩技不得售今居左近可邀而至翁子實莫能降心首從其指遣人往不須與而來狀甚襁褓衆僕偃蹇不爲禮竊以爲悞乃公事必若人荐者與之言其人入視亡者輪指良久毅然曰今辰甚吉故百無禁忌衆乃紛述某言其人笑曰是兒固作孽久矣今若此是死期亦迫也某遇異人得一術今夜請嘗試之翁子大喜許以聘彼者酬此其人曰此事子亦不較惟冀諸郎君安逸庶見子非夸大者乃索烏碗三紫蠹一丹鈔錢許時已初鼓其人就燭下書符碗內蜿蜒如蛇形囑曰各宜閉戶寢勿驚禍至子自當之不相累於是裸其上衣披髮跣足且藏所餘丹砂於裊際猱升而上至屋梁命人以碗與之

亟麾之曰去去但聞子號則渠生而我死矣衆始駭然悉屏其跡其人偃息稅側更齿倏已兩易竊自念曰殆來乎俄而村柝將三寂無聲息亦倦欲寐歎見燈影幢幢風聲浙浙駭曰至矣因凝神起坐未幾紙衾析析自鳴屍骸蠕蠕自動甫轉瞬而臥者已起其人急以碗擲之剗然震響應聲而仆心少安無何屍又復作未取碗倏爾離牀又急擲之仆於地竊恐其變注目直視無敢移忽焉崛起長嘯有聲若知梁上人怒目相屬勢將攫拏其人自揣餘此一碗弗效予亦莫能生已急取擲之屍遂顛冥然許久竊自以爲無患方轉側欲下屍又蹶然較前益暴至是其人之技窮矣震懼間屍已能步直逼屋梁距踊而前其聲嗚嗚若悲泣遠邇皆聞其人亦股慄欲墜少頃屍至梁下仰首

奮身疾如飛隼將以手爪攫其視其人大怖因思非我則伊勢不俱生遂摸腰間丹砂幸尚在乃悉納於吻復自嚙其舌和血嚙之屍不能支頽然而倒且大呼曰子與若無郗何竟死我耶遂無聲其人徐徐轉動而筋骸麻痺有類不仁已而雞鳴衆來入視屍已不在榻烏碗瓦碎散布如星因相與咋舌其人方下取衣着之且命衆舁屍還故處語之曰亟往覘某人死矣衆如其言往偵之噉陶之聲果已達於牆外蓋某至夕不見人至恨恨曰若藐我我必報之豈術猶有神於我者乎乃抱忿而寢比及五鼓其妻聞夫大呼云云卽翁屍之所言也撫之氣絕闔室驚惶此時已就衣衾矣偵者歸述其異咸詫歎翁子遂舉金酌其人屍乃入木後某之子有所聞因以其狀首之官訟某以術

殺其父官竟不之直某死未踰年妻淫子賭家產蕩然惟某以此聞於人咸異其術至今名噪一郡已富埒素封矣

外史氏曰甚矣哉人之貪也亡者本無事而故詐其財百金亦云厚矣猶靳之漸增至百吾知卽以三百往彼人之心當未盡饜耳迨至人極計生捷足者起不獨褫其魄而斃之且如扼其吭而奪之貪壑未滿遺產如焚又不止術之殺身已也

黃灝

太學生黃灝吳中之巨富也受知於某邑宰欲報末由恒以爲歉宰好內後房佳麗數人猶未足以滿其志黃知之多方羅致將假比翼爲啣環而物色尙未有得一日盛夏巡行田畝見一

美婦人被服羅縠行日中絲絲見膚瑩白如玉心竊喜突然詢曰視若之衣諒非寒素之家胡爲獨行草露間寧不畏桑濮之譏耶婦聞之色似不懌乃以美目睨黃而答曰何處輕薄郎強預人家事此非汝所宜問也言已徑穿溝洫而去不復顧黃慙而退然竊計得此以獻我公當不啻瓊瑤之報第未稔其何如人無自而致之悵悵而已翌日又遇之壟畔則珠淚盈頰形色倉皇不復若昨之暇豫黃不自禁又揖而詢之婦始肅容曰子寧非貴人莫能了覩君狀貌似與貴人有素者盍覩厚顏一陳願末黃亟叩其故婦曰子家距此五里夫早歿徒有翁在子父母則居東鄉憐子少欲歸而嫁之昨自母家還以此意告翁翁竟悍不許且使子往告父母曰若女能嫁邑尊或不得已而聽

之其他必以訟予思父母一齊民耳何能識邑尊君果有素幸
爲一昏無敢忘黃大喜適符所願乃毅然曰邑尊吾師也謹當
任之諒渠田舍翁何能爲但邑尊慕貴子雖美恐不能正位可
若何婦因破涕爲笑曰蒲柳之姿得備金釵之數亦足矣敢奢
望耶黃益喜力任其事婦乃申約而去黃卽日星馳入邑謁宰
面陳宰固漁色無厭者聞亦欣悅但慮娶部民妻女有玷官箴
未敢許可黃爲之謀曰門生假父師之名以鎮伏鄉愚父師亦
假門生之名以成全好事與其父母言則門生自娶與其夫家
言則臨以父師事縱滅裂証者有人無慮也宰喜從其計黃甫
歸家婦卽來偵探示以宰意無不敬從明日偕其父母來授以
百金成券而退薄暮婦卽自至攜一小篋封識甚密然自始至

終究未與其翁晤黃亦怙勢坦然無疑更爲婦製衣節約費數百緡始擇吉送之赴署宰見其色果異尋常深以黃爲感及夕入房情好綦篤晨起視之忽更一人姿貌亦甚平等宰大駭詰之乃泣訴曰妾本黃監生之姬也昨看新人升輿被渠掙妾同來公入室渠卽遁去公強妾宿遂承恩寵欲辯不能惟有啜泣而已宰益驚躊躇良久亟命輿送之歸且詭言曰公昨染寒疾遂虛洞房今晨始見其異敬以完趙弗敢留黃見姬大驚亟往視婦則曉粧甫畢對鏡簪花果宛在室中黃甚恚面數之曰子以何術攝我愛姬幾令予不復爲人要還子金子自去婦聞言略不爲意徐答曰聊與君戲何怒也公輿尚在子今卽請親往遂冉冉出門登輿而去黃慮其再逞徧視眷屬無少缺因其鍵

所居之戶固自以爲無患詰朝方兀坐其叔自外人員員然突以首觸黃瞋目大呼曰汝害我誓不與汝俱生黃茫然不解其故長跽請教叔忿定始言曰予年半百止一女將以贅壻養此終身汝以何妖術送入縣衙致令狼藉而歸不堪適人非害我而何黃始驚愕心知婦所爲而姑先叩其狀叔曰予已就衰起甚遲將出門他往忽見一輿爰止戶外啓視之則吾女也持子泣告言方對鏡簪花被汝強致之輿中瞬息至一處富麗不似民居飼以美食飲以醇酒夜則有官人來共寢處子詢其儀表則邑尊耳又言官人至旦見而怪之曰咄咄此又異事略詰數言卽令駕輿送之還非汝害之又誰咎黃乃述婦之妖異舉家證之叔始緘口隕涕黃以溫言勸慰叔甫去而婦卽來入室笑

曰黃官人汝之如君果無瑕之璧耶黃頓悟宰之誑已忿氣中
激將致命於婦婦不顧笑入所居取其髓以付黃曰持此赴縣
委折盡明予不屑絮言也拂衣徑出早有肩輿候於門婦即乘
之旋失所在黃深以爲異訪諸東村亦並無其父母明日賚篋
往邑中將共驗之抵署吏役喧傳宰病不能視專黃詰其由益
駭然蓋宰屢遭訛誤心覺其妖遂扁新婦之室宰至晚偶過其
旁忽見婦靚粧曼立招之曰甫承雨露卽棄妾如遺秋風團扇
之詩獨不能爲公作耶言次巧笑承迎宰不能自主與之偕入
解衣交歡枕席之情遠勝疇昔將曙猶擁之酣寢陡覺臂痛如
割張目視焉則一獐毛巨犬獫目豺口正在抱中驚絕亟起將
出戶戶實反扃犬逐之白身繞屋而走被創無數幸婢媪聞其

號破扉相救犬先奪門出有識之者則吏典之獵狗也宰驚定
痛生臥不能起黃固請入見視於榻前言及前事相對赧然黃
出篋共啓之中無所有唯尺素一幅大書曰我本南山狐偶來
塵世內焉遇脅肩徒強入參鼎隊賺爾貲百金勞我心三昧一
汚畫屏姬再戲金閨妹受者尙無傷令與眠媾配以色悅長官
應得風流穢居位思邪行當遭韓盧吠勸君各洗心良言莫子
懟長歌歸去來不復語汝輩宰與黃覽訖皆汗下濕衣後宰遷
官黃遂以叔妹嫁宰以結其未結之局嗣是足不履公門竟以
中壽終狐之捧喝亦靈矣

外史氏曰獻笑乞憐已鄰於妾婦之道又復借妾婦以博其
歡心黃之不肖甚矣狐子可兒卽以其妾與妹爲鑿鼎苟具

人性者能不愧忤死耶第狐性皆畏狗此獨能役之則又狐之仙而非啗雞之狸可比也

徐小三

京有飲者其名曰小三本徐姓之子貌韶秀斌媚動人其父在日不使歌父卒無以贍母乃就師學之甫一緩頰則纏頭盈坐名噪一時師惜其音跬步曾不離深恐爲浮浪者誘以故年十五猶從師宿非晝不得歸一日小三之外氏以病卒其母力請於師始聽其往然猶親與之偕若懷保者亦極其慎重之意外氏居郭外距城猶十數里小三至已勞午哭奠者久之外家久不晤甥強之信宿師不許小三亦不敢留僅飽晚餐忽遽而返及出門則已夕陽西下矣其出也本以車比及歸途馬忽僨轆

遂不克乘坐師弟徒步以前頗蹇緩天早就暝懸揣魚鑰已下
其師顰蹙曰門闔矣將安歸小三亦云無已思投旅舍而去闕
猶迂乃疾行未及里許夜已初鼓時正下弦無月色陰晦異常
遙望表道之樹恍惚如人形小三大怖緊依其師肘下莫敢遠
離正倉皇亂步俄見火光閃灼穿林而來及近視之則一人執
碗澄青衣矮帽絕類優人所扮之蒼頭師弟皆大驚稔知爲鬼
欲避之其人瞥見小三若熟識直前執之曰逋逃兒亦得相遇
耶亟隨我去見都尉予爲汝受創深矣言次徑挽之行疾如風
雨小三懼而啼其師不及奪亦不及追轉瞬間形聲已渺有懊
喪而已乃其人携小三行俄頃至一處始慰之曰若勿怖此間
大好遠勝汝家小三甫敢展視則朱垣碧瓦髣髴王侯小三素

游大家亦不以爲意惟震恐逋逃一言且慮歸受鞭扑他無所
戚行及門庭閤閱高大官吏蟻聚燈火星羅錦衣花帽之人難
以僕數見其人皆聲喏亦略不顧瞻徑引小三入履限數重至
一堂庭燎輝煌仰見匾額題曰儀鳳雙棲小三固不解爲何所
第見晶簾垂地畫棟凌雲文窓玉映燭灑生輝有頃簾中似有
人影俄而樂作蕭管教曹堂上履滿旋有一宮裝婦人褰簾問
曰歌者來乎其人亟對曰來矣卽把小三之袂以付之已乃趨
出小三隨婦入簾內庭中設二筵一南向一西向南向坐一人
珠翠重遮雲衣半露如廟中所塑之聖媼西向亦一人則金貂
朱紫狀若古之勳戚左右皆美女凡十數人或執樂器或持酒
具俱肅然無聲婦人命小三俯伏參謁側坐者詢曰聞汝善歌

汝能歌幾何小三股慄不能答正坐者遽命賜酒少壯膽力其
音嬌細略可辨曰粉侯勿相嚇此予之心尚搖搖如懸旌也已
而果有二鬟披髮垂髻年約十三四一捧樽一承榼笑而觴之
其一衣杏紅衫淡綠裙貌尤姣好小三睨之心微動威嚴之下
賜爵弗敢辭乃跪而飲之衣杏紅衫者低語曰今係貴主千秋
壽曲弗可少也遂趨去迴眸匿笑意頗相憐小三益覺傾慕酒
力微酣膽氣頓壯舞蹈向上抗喉一歌細如鸚鵡高若鳴鶴堂
上皆撫掌稱妙曲終三闋胥壽詞中坐者益喜嚶嚶而言曰是
兒何善解人意願侍者以白金二錠賚之小三頓首以謝起請
貫人命因歷數曲名西向者曰汝任汝意我固未之前聞小三
性狡獪乃擇其素所擅塲及家筵可謳者隨意歌之每一曲輒

稱善時夜已過半中坐者微有倦容乃顧側席欠伸曰粉侯且自娛樂予體憊矣側坐者曰今因貴主誕辰特以介眉餘興未盡何遽起也固強之終席復歌二曲因對主曰是兒若無所羈必思歸蓋籌所以留之主曰君將奈何答曰觀渠聰慧當非不知情事者若以一婢爲藕絲則鷓鴣之翅尙可縛况鷄雀乎惟貴主命之主笑曰是兒大好福駙馬爲汝執柯矣因顧小三曰都尉將使人伴汝汝盍自擇勿致怨月老不公遂命侍者環列聽其自覓佳耦衆爨均喜小三靦然鵠立小三謝訖就衆中諦觀殆徧獨指一人曰竊欲此未敢以爲可也衆視之則衣杏紅衫者堂上粲然主與駙馬亦笑曰是兒固留意久矣乃命於堂側小室設牀帳使定情焉遂皆起侍人以絳紗籠燭導引而去

祇留杏紅衫者伴小三小三請其名赧頭答曰我貴主貼身宮
婢四喜也素承恩寵左右弗離今以之犒子賞亦厚矣言未已
向者宮裝之婦又偕二婢以衾枕來笑曰雖兒亦竟能成對哉
可喜可喜鋪設欲返喜使小三拜之曰此宮中劉院君妾之恩
母也小三拜之如壻禮劉大喜含笑而去小三爲喜解衣喜小
語曰妾尙幼固不諳此小三笑曰子亦試爲之誰諳耶相攜就
枕潦草成歡然已海棠紅褪矣事已喜謂小三曰君知駙馬爲
何許人小三曰余初至烏能知之喜曰妾亦未得其詳但聞鞏
姓明末人闔家死難今已百年上帝憐其忠命其司薊北一帶
之禍福此其佳城耳子何爲而至此小三乃大驚涕泣欲號喜
急止之曰勿揚聲屬垣未必無耳也妾旣從君不敢不以實告

然果以妻視妾亦不至久留於茲小三輟淚目之曰汝獨非鬼耶喜曰然但從君出仍可爲人小三詰其故答曰妾家距此半里許固儼然人也因病時疫不能汗竟暴卒父母不忍棄塋於公主墓側駙馬查妾死籍祿未絕然亦不可以生矣因以藥活我留爲侍婢妾蓋半生而半死者小三深疑其言喜曰凡鬼皆無血有亦淡然君試以釵股刺妾乃可信小三猶豫未忍喜徑拔簪自刺潛然血出色且赤甚因信之商所以僭遁喜曰今尙未可晚夕當與君計之遂披衣先起囑曰是地陰氣盛慎毋他出乃去小三遵其教足不窺戶有頃聞人語勢甚喧卽有鬪者入報曰都城隍來祝壽內曰請迴輿來朝踵謝又報曰都土地來介禧答曰弗敢勞請卽返署以下都邑城隍土神穀神之類

惟聞傳呼註册而已都亦不甚記憶小三益戰戰弗寧與之食無敢下咽與之飲無敢沾吻默坐垂涕形如木雞日將晡喜從外來以二桃與之曰此人世物尚可食見其餘淚盈眶面色慘淡蹙額曰若勿作此態累人敲扑也言訖復出小三啖其桃味甚甘美即亦不飢未幾天又昏暝堂中早燃巨燭劉又來引小三入更至一堂輟客夕所見尤爲輪奐而軒廠遜之主與駙馬並坐一席如伉儷先令小三與喜駢肩恭拜而後命之歌駙馬覺小三面容有異音韻非昨訝之曰婢子得無洩吾事即又笑曰子實自誤外間人固不可留乃與主耳語數四急以手揮之弗使歌且呼喜與小三並跪語之曰予以忠節成神非鬼也汝曹事我壽將不止於期願今既有異志亦不汝責盍偕歸小三

甚喜而喜有慙色主命婢取釵釧數事並黃金一笏賜之曰將去作人家勿再習賤業辱吾婢也二人俱稽首泣謝駙馬卽令劉引之去卽交向之蒼頭使送出夫婦甫至府外宅第頓渺小三迴顧則一古墓巍然道方始信喜言不謬因與喜謀將奚適喜曰此間不可復居居必致人駭怪可往附近州郡擇地安家然後迎母此策庶乎萬全小三從之因暗不能行坐憩樹下蓋猶藉庇威靈恃以無恐也味且始趨村鎮以主前賜白金覓車治任載喜啓行東去二日程至薊州出黃金置產建屋頗類素封始遣价奉迎其母初其師因失小三懼其母訟不敢歸小三之母哭泣思兒又貧病無以自給日漸狼狽至是得小三書始知其在薊立業安然無恙師始來復母遂往年餘有人自薊入

都詢以徐小三則抱子矣

外史氏曰明末國戚盡節者惟鞏君永固一人而已是蓋其英靈不泯特借歌者以傳之非直學楊越公裴晉公作此一番豪舉也獨喜之本末頗近不經然而疾疫傳染死者未必皆無祿之人如是云云則塚中之活鬼又不止一喜已也可發一噱

花異

湖商汪仲鉞有花癖園植名花數百本皆上選自春屆秋爛熳無已時而濃淡相間燦若雲錦主人亦未嘗判以眇畦一夕與友宿於裊香亭蓮漏已三汪斲然而友尙反側忽聞闐聲伊邇且嬌細絕類聞人心訝焉披衣起聽有人語曰長夜無聊願與

君之士戲君姑戀式而觀之又一人曰不腆敝賦敢犒從者幸
勿退避三舍言已大闢友從窗隙窺覘月色甚明見有卒伍二
隊一樹赤幟旆旌亦無雜色望之如火一建素幢衣甲皆類霜
雪瞻之如荼然詳覷之兩軍皆束綠裳修眉媚臉色艷肌香實
屬閨中麗質軍中各築高臺上居魁帥披金鑲子細鎧內襯錦
袍亦分赤白色尤冠乎一軍執小號旂指揮而進退之其徒皆
挺白刃與月爭輝喧呼酣鬪園故不甚修廣而儼若古戰場不
覺其隘友大駭疑爲鬼狐連詫奇事外聞有人聲遂紛如嬌鳥
各散已而寂然友呼汪與語汪以爲妄友遂寢晨起啓戶視之
園中之花赤白各成一隊無復燦若雲錦矣始信友言非罔相
對駭然友亦不信宿而去

外史氏曰此友絕俗全無雅態若能屏息作壁上觀當亦不殊於垓下惜乎小鹿心頭遂令花營頓撤安知兩隊麗人不訾彼爲噉豬腸兒敗人清興

隨園老人曰花亦能讀左盲邱明將香艷千古矣於此覺康成婢子解誦毛詩真非人間僅事

鬼書生

故明成化中商州民有行二者忘其姓氏以負販爲業晝出夜歸獨行無伴侶豺狼鬼魅舉不關心一夕歸倍遲時正深秋白楊風起道旁叢塚彷彿如有嘯聲實則林中落葉與封家十八姨互相唱和耳二方徑行不願忽聞書韻呬唔隨風聲而上下或疾或徐似斷實聯訝之曰予日夕過此未見一瓦一椽此誦

聲胡爲乎來哉因立而傾聽音響宛在左近心知非人乃大叱曰天青星皎何物死魅敢在此作聲驚我行旅會須以老拳飽之語未已其讀忽輟須臾非烟非霧出自塚中因伏於草間覘之見有人如書生博帶峨冠約略可辨旣而聞其言曰宵深路僻不宜猶有行人適聞吠聲似怪予咕嗶者當以火燭之其音頗類楚咻遽呼曰徐家可速將一炬來旋聞嚶啞響應卽有火先自墓內出幢幢然其色甚青而慘淡當是鬼燐無疑無何相近則一少女持碗燈屍閃而來又宛然人世物絕不類幽壑所吹者心竊異焉書生語以故將肆冥搜忽聞少女笑曰子欲人斯人至矣何反震驚如此書生亦笑曰卿言良是草中人固不異水上也於是徑趨蓬顆揖二使出曰君旣不畏吾輩何爲

匍匐於茲幸勿懷疑卽出相見二果坦然無懼起立拱揖晚其
貌美如冠玉年僅終童少艾執燭旁侍意頗肅恭而衣飾之淡
艷容色之殊尤則固目所未覩二知非俗鬼因謝曰歸途過晏
忽聆清吟竊疑椰榆我者不意乃士林君子讀書以消此長夜
子嚙語唐突萬勿苛責是幸書生又笑曰我輩何人豈能爲崇
君似不免多慮雖然有事敬求亦不虛此一遇遂揖二同坐於
林下始自白其由來蓋書生本襄陽人氏商牧某公其父執也
書生以小試不利心竊憤懣將赴北京援例以異科名故迂道
過此思飽豬肝以望雲路惟因少年行邁未免裘馬甚都乃爲
奸人所覬覦至此林中天已昏暮方將疾驅赴州治一時伏甲
盡起攙擁而前書生與二僕遂皆畢命路側某公固未及知也

賊既瀉囊大失所望因慮捕盜者踪跡遂潛啓窰窰納屍壙內方始瓜分而散書生言至此潸然泣下少女忽蹙黛曰若勿絮絮使人如割寸心書生因指之語二曰此子卽予之地主生前亦遭妬婦身死先葬於茲余與之邂逅九泉見其深嫻風雅又復同病堪憐甚相愛慕兩美旣合兼之同穴但乏斧柯抱愧鵲鶴今得君可以赤繩對繫矣言已又起長揖二敬諾因詢其何以主盟答曰余有控牒一昏內言某與某願爲姻契卽署君名言爲作合祈君代焚於城隍司則無媒之嫌可免矣外有白金二錠係在腰橐深藏者洩爲置材一具暮夜來此啓塚出屍將予殘骸入櫬與若人同厝於斯子當數世不忘是恩未識君肯援手否二一一力任無難色書生乃出金與牒再拜而付之然

後與少女和燭而滅二亦目眩移時四野蕭森不可留遂懷
金亟返至家視其物粲然白鏹真金也乃笑曰痴鬼以此與我
將以望棺槨之美與倡隨之樂乎開壙者死人誰不知予不任
受功亦不任受過得此生殖足矣其他何恤焉竟私其金不爲
市糶又匿其牒不以焚蓋當受金時貪念已萌旬日金將用盡
仍出負販途遇州役繫之去茫然不知其由至案則積賭某某
咸在二曾以鬼金償其債尋變爲楮故以妖妄訟之耳二初不
肯承及証佐昭然乃不能諱因述其金所自來官怒其誕將笞
之忽首者一人張目直視大呼曰死襄陽某者卽此曹某也公
可加刑於二官聞之駭然蓋卽書生所云父執者初知將卽至
心甚喜日使人迎候於郊已而寂然方以爲疑至是聞其死故

大驚亟詢其狀對曰詳在牒中二實執之我城隍司之急足謀也不能緬述請即退言訖其人頓仆官視羣小皆變色乃佯笑曰鬼何爲者此二以妖術遣之耳命將二另錮一室以犬血厭之明日當嚴鞫實則陰使之取牒也衆果心安官又語之曰事未能白汝曹亦不可返蓋居此俟償爾金亦命散禁於堂側而潛以健卒邏守之夜分二始以牒至官視之非婚贖而實血狀歷陳劫殺之慘不勝勃然亟升座令役往械各犯多在夢中驅至庭毒加拷掠乃盡服無一漏網者案既定官乃親往起其屍面色如生時猶未朽因二言盛其葬具與女柩同厝於一邱既竣始判令二歸臨遣官笑謂之曰設爲執柯勿再悞人好事也庭之上下皆粲然二乃歸自是膽力雖猶昔義利亦稍分明矣

外史氏曰始則書生緩於復讐而急於圖婚未嘗不心焉鄙
之及其假偽△首真盜談笑復讐而佳配之有無竟不必問
始歎圖婚一皿亦假途滅虢之計耳智豈出苟息下哉若二
以貪敗乃公由中而究爲撮合之山直是庸人僥倖

于成璧

于成璧濟陽人少時從其兄商於他省壯歲將歸授室其兄付
以千金囑曰於路多花柳慎勿浪費速歸故鄉洞房花燭伊邇
矣成璧果有心於狹邪雖諾之而實若罔聞辭兄徑行途次已
所費無算將抵薊門秣駒鎮市因內急獨出大解一望田禾鬱
葱暢茂時值夏耘之際阡陌無隙地乃就其壠而遺焉便說帶
猶未束俄一物突起於前狀如小豕而長鬣奔逸而去成璧以

爲異遂逐之其物由曲徑而馳絕不反顧成壁足力不能及約半里而止物亦失其所在將返故道忽見二麗人珊珊碎步自微行而來一衣茜紅裳綠衫翠鈿金翹貌甚妖冶一則荆釵裙布雅淡修潔而容光尤照映左右竊疑一主一婢未敢詢也成壁素性耽此遂躑躅田畔不能行二女且行且語至成壁逐物處貧女忽四顧而言曰姊昨約桑中人實在於此今竟不見須知渠非尾生之流富女微笑不答徐曰若勿饒舌適從遠處望一似小不才鼠竄道左醜態畢露想又爲過客所窘言之殊令人赧然貧女大笑亟搖纖腕止之曰不可說追奔者尙在聞此益令姊無處置身語次漸近成壁前皆以橫波流盼良久始徐徐過之徑甚偏仄成壁雖側身避路而嬌香流溢鼻尖領略已

多縱非蕩子亦情不禁矣二女又迴眸匿笑毫不作羞澀態愈令人魂銷美人既去成璧猶木立不移其御候久不至踪跡之見其如呆不禁竊笑促之歸將以啓行成璧曰子身適不快卽此棲息明日行當無不可御人以非止宿之時頗有違言再四強之而後可遂近覓村店小住成璧不飲亦不食惟子身徘徊於壠畔冀其復遇而竟杳無其踪日將西下俄見富女獨來驚喜曰佳人至矣忽聞禾程簌簌然有一男子烏衣元冠侏儒短小自茂密中直前擁女曰午以爲期日之夕矣得無怨我負約乎女似不悅以袖揮之曰子不我思豈無他士誰復念汝薄倖也其人笑曰子勿大言夸人目前故無可褰裳者女卽指成璧而目之曰彼人是哉狂童之狂也且其人聞女言掉頭一視卽

駭然曰咄咄何偏人至是意甚倉皇遽入禾中竟不見成璧亦無所疑女以翠袂招之遂舉趾相就女先行亦入叢禾成璧尾之入則別一天地重樓複閣畫棟雕簷非復綠縹爭茂者矣怪而詢之女笑曰君但得佳處棲身何必問堂構之所自哉於是展錦裯於綉榻設鴛枕於翠衾解衣爲歡肌柔態媚成璧雖數過狹邪曾不若是蕩而逸也事闋女詰之曰君以何業而過此妾觀玉貌非僅牽車服賈者成璧因告以歸鄉之故女曰婚有人乎抑擇而後舉也成璧曰尙無所聘歸始謀之女又笑曰歸卽善謀不過頭蓬葆面黛黑者烏足當君伉儷耶誠能予我千金當爲君致一美婦君囊中能足此數否成璧喜甚亟叩以伊誰答曰卽嚮之女伴也不幸早寡孑然無依里中惡少又數數

窘之倘得侍奉巾櫛不第渠免斯飢卽妾亦無所縈繫已成璧
心旣失主遂不較價軒輊惟默計所携雖少然貨去衣裝不難
如數因徑以首領之且曰子與卿好合方新乃不爲己謀而汲
引他人得無以此相餽乎女曰不然妾性蕩不能困守閨中恒
多外遇又不能爲君作家君亦安所用之渠果相從妾亦得以
姻婭往來依然有此一綫第不以其新而棄我故則幸耳語已
促之使起曰旁觀者不無怒目君且歸能爲妾留二日則好事
可諧成璧起而整衣舉目四望屋宇一空不惟衾枕俱爲烏有
卽所立之地亦祇町畦間乃大駭女早不知所往心知其爲妖
異而少年貪色不以爲虞歸途日已暝瞥見土人張弓持械如
有所追逐者迫視之則一牝狐毛深黑顛躓於叢莽間獵犬羣

昨勢甚危急心闊焉乘衆未至取石投犬犬少却狐乃得遁初不知其卽貧女也及獵者追及成璧已去遙聞衆語曰此畜初來甚馴屢將獲之奈何復遁卽成璧竊笑亦不爲意歸邸軒然熟寐翌日仍托疾不行食餘又往候之富女果先在喜曰君信人也鍾情如此又復直諒不疑予妹所適得人矣因詢以金遽減二百之數成璧大悅約以次日交納女許之成璧欲與爲好女辭曰姑留精力以待來者勿使人言我狂蕩也竟不顧而去成璧返寓傾囊祇得大半蓋已耗去什之三四不得已而售其貨皆賤其值以與人不足又典衣物幸地介通衢受者頗衆拮据一日夜數始能敷然已囊空如洗矣御人本雇倩來者早已得值亦不問其理亂成璧以多金難携罄身往候許俟有頃富

女果偕貧女俱至其衣飾猶荆布也及見成璧玉容微頰似有
內媿者成璧以爲嬌羞不之異富女遂使之交拜且謔曰佳兒
佳婦歸家善事高堂子羸老矣不堪任受謗詈也三人皆大笑
富女別無所言吃吃自去成璧將呼止令取其金貧女始出言
曰耶慮金不生翼也歸而視之牀頭之物已盡矣成璧猶未能
遽信扶女同歸女笑曰叔兮伯兮駕子與行今日之謂也及至
郵亭尙未纒晦然他人舉莫能見女成璧徑與入室啓視囊金
封識如故其中則空空矣乃信女言亦絕不驚異置酒共女合
歡女善諧謔每一言成璧輒笑不能仰旅中人聞之咸謂其患
癩疾飲至漏下成璧微叩其由女似囁嚅不肯言惟笑曰君召
客而不具餐豈以妾爲不能知味乎試告君我輩非鬼子母即

鳩盤茶君既畏之何弗遠之語竟鼓掌成璧亦爲之粲然遂相携而起羅襦偷解畫燭差吹樂固可想侵晨同起女謂成璧曰君橐中諒無餘貲此去猶近千里何以跋涉長途且妾纖織弱質亦不任風土之勞妾不如自歸君可脫然無累君其許之乎成璧猶以爲戲佯聽其行女拳簾遽出遂無影響成璧不勝張皇再往候之富女亦不復見懊喪而歸御人已懸車數日不能復留不得已而就道資用乏絕行色困頓遂不敢再爲豪舉兼程至家其母已爲訂某氏女則其兄預有家郵故也其女新自關中來貌絕美奩具又豐主婚者乃女之伯姊約已定矣成璧聞而喜然以浪擲多金母與嫂皆不悅不欲遽竣其事延至歲終其兄又有信至兼寄百金始爲成禮比入青廬新婦之貌宛

然熟識蓋卽旅邸遇者乃大驚叩之始自陳曰妾姊妹皆狐也
彼居燕南妾家隴右偶詣渠處遊戲蒙君垂顧不覺動心又恥
自獻之羞借彼先容幸侍君子望勿以異類見拒成璧愕然始
悟前此詭異果狐所爲向特墮其術中而不省耳因詰曰旣結
同心何竟潛遣答曰妾慮以不經駭君鄉里故不敢與君偕行
今日顯然婚嫁莫起羣疑不可永以爲好乎又詰曰何爲昔朴
而今華答曰凡狐之供具皆以術攝取於人間故豐儉因乎其
地妾曩者修道終南居甚荒野前此藉君福力始能潤色如斯
所餘者猶在篋中姊故一介不取也成璧不以爲然女遽起自
啓其篋白金充牣其中驗之果夙昔之物乃大悅女因喟曰爲
此數百金遂虛我載歡好妾初見君知爲重色輕財道路揮

霍歸家必遭憎惡將來益無以營生乃與姊合謀暫出君囊存於妾笥今日始得爲君有言已以鑰付之曰敬以完趙善自經營兄嫂豈可長恃哉成璧聞而感悟稱謝不置亦自述其道途艱窘狀不勝怨艾是夕歡倍疇昔明晨出見親族皆驚爲畫圖中人女善持家成璧亦由是醇謹以前金私營市肆獲利不貲富幾與兄將富女不時來視妹亦間與成璧叙闊女後連舉二男忽辭成璧欲還隴中堅留之則覩然曰妾等與人居皆以採納自益故壽永而道可成自與君遇姊之意初欲以妾爲餌竊君之英華兼以釣君之貨賄非有心爲姻好也適值妾厄於韓盧賴君驅斥妾因銘刻不忘曲成燕婉今在此數歲兩索皆雄雖可以報君而妾之前修盡棄將歸山存養不可復留萬勿以

妾爲念言訖富女至相偕以返遂不復來成璧始悟所救之狐
卽其室中人由此戒殺亦不言娶後竟以希壽終

外史氏曰狐亦有無鹽異矣而此則狐中之徐吾也乃借穴
壁之光竟成橫金之婦以狐之黠奈何碌碌因人耶及觀奢
儉因地之語始知富者亦借潤於人耳獨貧狐也歟哉狐其
小者也